

巴黎画圣

Bali Huasheng

◎ 毕加索的
传奇一生

◎ (美) 斯蒂芬·朗斯特里特 / 著
◎ 张幼启 / 万昌盛 / 译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巴黎画圣

BALI HUASHENG

毕加索的传奇一生

◎〔美〕斯蒂芬·朗斯特里特/著 ◎张幼启/万昌盛/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画圣:毕加索的传奇一生/(美)朗斯特里特著;
张幼启,万昌盛译. - 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02.12

ISBN 7-5057-1833-9

I. 巴… II. ①朗…②张…③万… III. 毕加索, P.R
(1881~1973) - 生平事迹 IV. K835.51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7984 号

书名	巴黎画圣
著者	美国 斯蒂芬·朗斯特里特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125 印张 348000 字
版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833-9/K·156
定价	32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 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2-4581

仅仅达到一个极端的人不能算伟大。同时达到两个极端,并且填满两端之间空隙的人才是伟大的人。

——帕斯卡

小说主人公生活中的原型,乃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。

——译者

目 录

△天使篇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 | 生的权利 | (3) |
| 2 | 伶俐小鸟 | (16) |
| 3 | 海神故事 | (32) |
| 4 | 迁居北方 | (50) |
| 5 | 巴塞罗那 | (64) |

△美神篇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6 | 吉卜赛女 | (75) |
| 7 | 少年情郎 | (89) |
| 8 | 王国都城 | (101) |
| 9 | 狮子餐厅 | (117) |
| 10 | 离别故土 | (132) |
| 11 | 初到巴黎 | (138) |
| 12 | 严峻日子 | (154) |
| 13 | 冷漠人情 | (164) |
| 14 | 吉他音乐 | (176) |

△爱神篇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5 | “炮舰”公寓 | (193) |
| 16 | 为了生存 | (206) |
| 17 | 白色冬天 | (217) |
| 18 | 胖子诗人 | (230) |
| 19 | 顶楼画室 | (243) |
| 20 | 大型油画 | (259) |
| 21 | 野兽画派 | (273) |
| 22 | 感情裂痕 | (287) |
| 23 | 怒盈画面 | (304) |

△醉神篇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24 | 头顶一孔 | (319) |
| 25 | 战云笼罩 | (335) |
| 26 | 黑色年月 | (352) |
| 27 | 无心逍遥 | (360) |
| 28 | 塞朗王子 | (365) |
| 29 | 结为伉俪 | (383) |

△力神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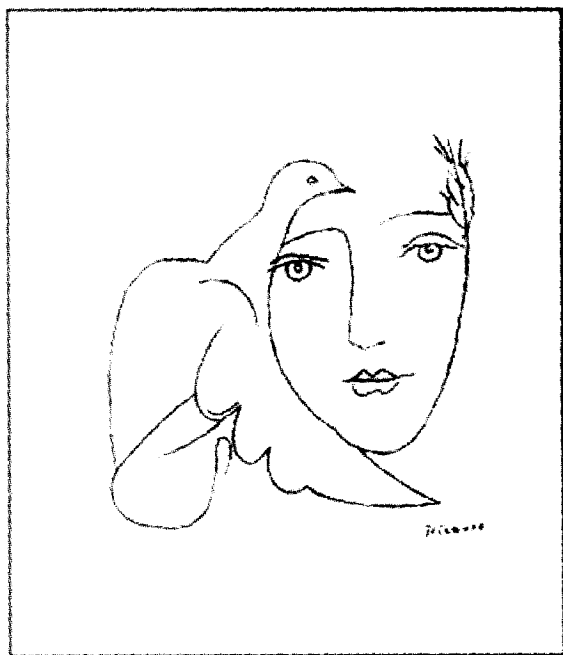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30 | 纪元更迭 | (395)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
31	蜂拥巴黎	(408)
32	家庭纠葛	(420)
33	陷入烦乱	(438)
34	孤行独处	(449)

△主神篇

35	故土重回	(467)
36	舅父来信	(484)
37	特大油画	(493)
	尾 声	(504)

天使篇



1 生的权利

“朱里奥·弗利浦·哈依米托，救苦救难的圣母马利亚……”婴儿眼睛乌亮，凝视着蓝天和缓缓升起的香烛烟雾，一声不吭。

一阵风从塞拉斯山巅刮来。那便是人们常说的“吹不灭烛火，却能吹死人”的寒风。内尔加教堂四下没有遮挡，人们却兴高采烈。年迈的神父在不住地咳嗽：

“贝尼托·德·蒙塔路奥·洛贝斯·德·巴德隆·德里尼达·迪亚兹·拉瓦罗。”

神父将圣水洒在婴儿身上。婴儿十分安静，大眼盯着正厅和圣坛壁画中的一群白色鸽子。

外婆、教父英克舅舅——也是家庭教师、父亲、堂表兄妹、叔伯妯娌以及来自农场和美术工艺学校的友人，个人满面堆着笑容，自如地交换着着地的腿。伊妮丝·拉瓦罗从教母怀中抱过孩子。

“托上帝的福。”她对着刚命名的儿子得意地说。

父亲捋着稀疏的唐·吉诃德式的胡须，不时地捻指头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响声，话语中包含着对宗教的疑惑：“唔，感恩不尽。”

连成长串的宾客转过身，随主人慢慢走出教堂。不断有

巴 黎 画 圣

人伸出手,要接替母亲抱新生婴儿。

“他竟没有哭过。”

“要么,让他撒泡尿吧。”

“宝宝真乖!”德拉贡姨妈说道。她脸上满是皱纹,粗糙如同皮革;一排发黄的假牙紧挨在一起,十分难看。她可不认为给孩子行洗礼有什么值得快活的地方,“好啦,回家去吧。”

于是,这位新生基督信徒就有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——朱里奥·迪亚兹·拉瓦罗。按西班牙习惯,姓由父姓和母姓合并而成。母姓置于父姓后面。

人们走进安达卢西亚^① 乳白色的强烈阳光。阳光照着尘土飞扬的内尔加街道。朱里奥的眼睛眨巴起来。他用可爱的小手掀起镶有花边的衣角,去遮掩自己的眼睛。蹲在教堂石阶上的乞丐闻到葡萄酒香味,开始背诵《欢呼圣马利》和《主祷文》。有个瘸腿男子,举起双簧笛,吹奏巴斯克乐曲,并迈古老的舞步。

英克舅舅将一把铜币抛向空中。

为洗礼雇用的马车装饰一新,恭候一旁。马的嘴角泛着细泡,同时将热腾腾的金黄屎团抛入市井。伊妮丝紧搂着朱里奥,暗暗思忖着:卡洛斯·迪亚兹在美术工艺学校教书,工资微薄。自己是否会有福分再生几个孩子呢?这时,她发现怀中的朱里奥像是在观察四周的东西。伊妮丝曾爱过另一位男子,是个士兵,后来却嫁给了如今的这一位,而且已经有了孩子。马车载着丈夫、妻子和孩子,在鞭笞声中嘎吱嘎吱穿过大

① 安达卢西亚,西班牙最南部的历史地理区。

街驶向家门。

没等车停稳，德拉贡姨妈便跳了下来。她要知道烤羊肉、橄榄果和金布拉酒——就是专为洗礼备用的杜松子酒，是否全都准备就绪。

“真是贫穷人家！”她边爬楼梯边嘟囔着。德拉贡姨妈已是瘦如鳕鱼的老妇人，但是今天也穿上最好的衣裳，戴上锃亮的首饰。不久，她便闻到了煮咖啡和炖鳕鱼的香味。

英克舅舅真名伊格内修斯，是当地的“史学家”。从马拉加到内尔加沿海一带，谁的肚子也比不过他的大。他走到楼梯边，朝着姐姐喊：“德拉贡，那样你会摔下来！会摔死的！”

“闭上你的嘴！别让孩子看见你那些沾着墨水的罪孽手指，会把他眼睛看坏的。”

祝贺洗礼的宾客围着旧橡木长条桌，频频举动手中的小玻璃杯。三个小房间都被客人挤满。一幅未完成的里奥哈油画和一些静物写生，斜靠在一堵淡黄色的墙上；夜莺、金丝雀和鸽子的栖笼，悬挂在橡木天花板的椽木上；阳台上有几只更大的鸟笼；蓝黄彩瓦上的赤褐色陶罐里，种着翠绿色的花卉。

“唐·卡洛斯，你的儿子会把你的大名署在他的作品上的——他会继承你的事业。”

婴儿躺在一张雕刻精致的红木大床上。床的上方，蜡彩涂蓝的圣母石膏像下，燃着一盏小巧的油灯。

缄默、严肃的卡洛斯·迪亚兹摸着儿子细嫩的手。朱里奥·迪亚兹·拉瓦罗硕大的黑眼睛眨也不眨。他的目光追随着圣像下橄榄油灯中所升起的清淡、缭绕的烟雾。烟雾飘向屋顶的椽木。屋顶有一处天花板已经脱落，橘黄色的瓦片清晰可见。

“他具有画家的眼力。”父亲说道。

突然一阵声响。原来是英克舅舅坐塌了那把用牛皮带修过的杉木大靠椅，逗得客人哄堂大笑。

“是该这样。”卡洛斯·迪亚兹说，“我当了父亲，做舅舅的就该砸我的家具。”

卡洛斯是纽卡斯台尔人。妻子出生于马略卡的一个金匠家庭。在场的一些亲友都会认为，是伊妮丝低就了卡洛斯。自然，卡洛斯也知道这一点。这使他越发注意自己的风度。他走路总是胸挺背直。忧郁、狭长的脸庞上，留一撮稀疏的胡子。他举着一杯曼萨尼约产的白葡萄酒，对着那些贫穷如洗的亲友们连连鞠躬。

英克舅舅走路一拐一拐的，模样滑稽。他眨着眼睛，伸手去拿熏鱼：“再多生几个，卡洛斯·迪亚兹。让孩子把这屋子挤得满满的，就像跳弗拉门科舞那样，挤得脚跟碰脚跟才好哩！”

亲友频频点头，“啧啧”动着嘴巴，“嗒嗒嗒”捻着手指，杯盏举得更高。孩子们开始拿桌上的无花果、石榴和扁桃。大人们凑近瓶子，在闻托斯塔达白兰地、艾加地安特白兰地和阿斯图利亚苹果酒的气味，但不多久便忍不住品尝起来。

德拉贡姨妈有过三位去世的丈夫。一年之中，她得去每一座墓前吊唁四次。她已变得像一头不中用的老雌骡。吉他手和提琴师将一块块褐色的火腿精肉塞进油渍渍的嘴里。琴师还没有吃够，但德拉贡已经在朝他们拍手示意。

“你们又不是客人！”她喊道，“快演奏！”

伊妮丝走进屋，来到床前，将儿子身上的洗礼服扯平。婴儿的小脸蛋笑成一团，嘴张开，露出无牙的软龈，小嘴冒出一记声响，洪亮而激动——是要吃东西啦！伊妮丝赶忙露出了

自己的胸脯。

孩子是两星期前出生的，伊妮丝记忆犹新。那是夜晚十一点，寒冷的夜空，回响着教堂的钟声。卡洛斯搁下手中的书，去找德拉贡姨妈，去请接生婆艾丽西亚——她是一位斗牛士的表姐。

一八八〇年的秋天是寒冷的，但却十分可爱。伊妮丝怀着身孕，度过了整个春天和夏天。到了秋天，婴儿一声哭喊，闯入人间。不用别人朝他小小的红屁股上拍打，他便发出了坠地时的第一声哭叫。因此，一开始伊妮丝就看出，他会是个勇敢和坚强的孩子。还是在她腹中蠕动的时候，伊妮丝便悄悄将勇气传给了他。卡洛斯是好人，可称得上是男子中的精英，但是事业受挫，只得在美校从教，待在小镇上，无法出去闯荡。

拼搏、奋斗、创造业绩，那不是卡洛斯的秉性。在他的体内，与那些身着补丁裤、自尊心极强的人们一样，流着深色的血液。他们对尊严和荣誉就是对一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。早年，他曾梦想做戈雅^① 第二，再现的艾尔·格列柯^②。后来，梦想消失了。日复一日，他只是去教那些笨手笨脚的孩子如何捏作画的木炭，如何临摹粗糙的希腊雕塑石膏仿制品。伊妮丝常常想：卡洛斯怕是把自己的追求忘掉了吧？美校的孩子，没一个有绘画的灵气。有一次，他喝马拉加酒时曾向英克舅舅说起过这一点：“那些学生握笔的姿势，与其说像握剑，还不如说像握扫帚。涂的颜料，比泥土还要混浊。”

① 戈雅(1746—1828)，西班牙名画家。

② 艾尔·格列柯(1541—1614)，西班牙画家，作品多以宗教为题材。

英克舅舅点了点头：“简直是一批糊涂虫。”

如今，卡洛斯只作花鸟水果小品和静物写生，然后去卖给那些有客厅和餐厅的人家。他根本没有时间去作他曾经构思过的那些大型油画。虫鸟画和静物写生虽然微不足道，但却是他必要的额外收入的来源。

伊妮丝已经感到，周而复始和枯燥无味的教学工作，使丈夫的精力和锐气在渐渐退减。过强的自尊心，使她不愿承认娘家那种看法——说她是低嫁了。正在她胸前用力吮吸的孩子将会告诉人们：母亲的血和乳汁能造就天才。

外屋里，吉他手还在弹唱《瓶里的饮料》。

冬天，木炭火在屋里散发着温热。要到开春，天才会转暖，草木才会吐芽长叶。

朱里奥急切地吮吸乳汁，肚子撑得鼓鼓的，才肯松口。他的牙龈更硬了，伊妮丝将乳头从他口中拔了出来。“朱里奥健壮得像头小狮子，充满活力。”伊妮丝噙着泪珠自豪地说。

德拉贡姨妈舞动着焦黄和变形的双手，在编织精巧的花边。她时而在闻什么，时而又用鼻子喷着气：“生得有点像他外祖父乔斯迪拉塞拉。他可是个可恶的作孽鬼。他在英国读过书，后来去古巴当警察头头。”

“我可不想朱里奥当国民卫队，穿黄制服，戴发亮的黑漆皮帽。”

“大家说，乔斯迪拉塞拉后来染上黄热病死了。事实上，他是死在女人身上。他一刻也离不开女人——拉瓦罗家几代人都这样，都是因为女人才毁了自己。都是因为那些吉卜赛女人、女演员，还有跳舞的。我得为卡洛斯说句公道话，他可

是每天晚上，他和他的老婆睡在一起。”孩子打了一个隔儿，伊妮丝接着祷告圣母保佑他平安无事。“可卡洛斯家族血统高贵，德拉贡姨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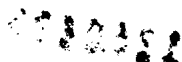
“谁？你是说他那位圣人塔马依莫尼兄长吗？为了神圣的义务，他被印第安人吃掉了。是在一六七五年。若不对，就是一六七六年。”英克舅舅是内尔加小镇的“史学家”，德拉贡姨妈则是家族中的“史学家”，“他是秘鲁利马的主教兼总督——不过是一个殖民主义者。朱里奥可不能学他那样。朱里奥得继承母亲家的气质。”伊妮丝埋下头，看着儿子，“嗒嗒”地捻着手指。若是别的孩子，早已吓哭了，可是朱里奥却“咯咯咯”在笑，还想将小身子转过来。

孩子已经很沉，而且结实。他喜欢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蹬脚跟；用坚硬的双颧发出“嘟嘟嘟”的声响；睁着逗人的大眼睛，咧开嘴笑。如果有人用声音引他，那双眼睛会变得更大。

朱里奥侧身独自躺着，看着笼中的小鸟。小鸟本能地互相啄击，过后又恢复平静，叨啄着草籽和葵花籽。它们鸣叫，舒展毛羽，煽动翅膀，鼓起丝丝微风。孩子渐渐变得喜欢周围那种气味了，因为那气息强烈、激人和持久不灭。后来，凡是房间里没有松节油和亚麻油调制的油彩气味，他好像都不乐意呆在里面。

碗橱的边角、椽木的轮廓和物品的外形，在他眼底慢慢清晰起来。虽然还没有系统的记忆和意识，但他的目光已能捕捉多变的曲线、直角的衔接点和两个平面的结合处。那些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会引他不停地握拳蹬足，抬起脖子，并且还想滚到那些他感兴趣的東西那边去呢？这些，他全然不知。

每件东西都使朱里奥兴趣盎然：满身橘色条纹、绒毛下藏



ba li hua sheng

巴 黎 画 圣

着小爪、身子曲卷的小猫；大摇大摆的鸽子，相互对着红脚杆频频欠身的模样；“喀哒”一声坠地，摔得粉碎的奶碗——听到这种粉碎性的撞击，他会快活得吼叫起来。

没有多久，朱里奥便会爬，而且很快。牙齿也长得正常。他能扶着椅子站立；会半冲半爬地在小天地中走动；还会伸手拽父亲的胡子。因为吃得过饱，肚皮下垂，但胳膊却十分有力。他爱用调羹敲打橡木桌子。

他经常摔倒，撞着自己的头。满满一雕花玻璃碗水果被打翻了。那些水果是他父亲作画用的。朱里奥坐在花砖地板上，生气地叫唤，因为石榴汁染红了他的头和手臂。

裸露着棕色的身子，呆在阳台的光照中，他很高兴。他有赤身裸体却毫无顾忌的天性。伊妮丝在给儿子换尿布。德拉贡姨妈的眼光越过伊妮丝的肩头，看着朱里奥。她点着头说：“他会给姑娘们带来许多烦恼和快乐的。”

伊妮丝说：“寡妇不该这样说话。”

朱里奥不再吃奶了。他开始吃硬的食物，如野芦笋、烤画眉肉块、煮玉米，还有浓汁汤。

朱里奥三岁时，发生了两桩他永生难忘的事情。头一桩，伊妮丝又怀孕了，肚子挺了出来。人家对他说，很快他就会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了。第二桩是大地在抖动。英克舅舅用肩膀驮着他说：“要大地震了！”

朱里奥看着舅舅的脸，疑惑不解。于是魁梧的舅舅又说：“道路会断裂；烟囱会倒塌；猫会钻进壁炉；海水漫进大街，流入咖啡馆；水底岩洞中的海神会发脾气。”

德拉贡姨妈嗤了一下鼻子，把酒瓶拿了过去：“竟同孩子